

依附与从属：明以后青浦城隍庙及 庙园发展变迁探析



闫爱宾*, 李浩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景观规划设计系, 上海 200237

摘要: 城隍庙和邑庙园林共同构成的庙园关系, 是上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历史公共空间, 于青浦域内更为典范。青浦地区于明清两代修建了大量的城隍庙及附属邑庙园林, 其中以青浦县城内及朱家角镇的两处城隍庙与庙园最为著名。两地庙、园的建造过程都历经波折, 且多有相似之处: 从明末清初的修建伊始, 到咸同年间的战火毁坏, 以及光绪年间的重建, 和当代的全新发展。随着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 两地城隍庙、庙园的空间与景观迭经更改, 庙园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 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亦被重新建构。本文聚焦于明以后青浦县城和朱家角镇的庙、园发展, 从历史变迁、庙宇格局、园林布局与庙园关系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通过分析庙、园景观空间和社会功能的历时性变迁, 揭示出庙园关系随社会变迁而产生的转变, 以及城隍庙和邑庙园林等城市历史公共空间与城市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 青浦; 朱家角; 城隍庙; 邑庙园林; 公共性

DOI: [10.57237/j.ha.2023.02.001](https://doi.org/10.57237/j.ha.2023.02.001)

Dependence and Subordinatio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henghuang Temple and Garden in Shanghai Qingpu District After the Ming Dynasty

Aibin Yan*, Hao Li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Medi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ghuang Temple and affiliated Garden is a representative urban historical public space in Shanghai, which is more typical in Qingpu. A large number of Chenghuang Temple and affiliated gardens were built in Qingp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which two Chenghuang Temple and affiliated gardens in Qingpu County and Zhujiajiao Town are the most famou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emples and gardens in both regions has gone through twists and turns, and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constructio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o the destruction caused by war during the Xiantong period,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during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江南园林论”(编号 17WYS003);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式与度: 江南传统园林弹性景观控制方法及当代应用研究”(编号 2020PJC021).

*通信作者: 闫爱宾, yanaib@126.com

收稿日期: 2023-04-25; 接受日期: 2023-05-16;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5-23

<http://www.humarts.net>

the Guangxu period,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times. With the soci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space and landscape of the Chenghuang Temple and affiliated garden in the two places have chang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iliated garden has also changed,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rban space has also been reconstruct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mples and gardens in Qingpu County and Zhujiagiao Town after the Ming Dynasty,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changes, temple patterns, garden layou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les and gardens. By analyzing the diachronic changes of the landscape space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temples and gardens, it revea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les and gardens with social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historical public space and cities such as Chenghuang Temple and affiliated Garden.

Keywords: Qingpu; Zhujiagiao; Chenghuang Temple; Affiliated Garden; Publicity

1 引言

青浦地区除了在县城范围内有一座县城隍庙之外，其村镇当中还有许多的镇城隍庙，一般是作为地方上的城隍行宫，朱家角镇中的城隍行宫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所谓城隍行宫即是城隍出府祭厉过程中，为措置城隍所建的设施。一部分建于由庙至坛途中，是为城隍神暂驻场所，方便信众礼拜。厉坛局部乃至整体被称为城隍行宫，而后随着城隍信仰的发展，整个厉坛亦呈现庙宇化的趋势，便逐渐出现了村镇中的城隍行宫。^[1]从祭祀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镇城隍庙都以所属州县及府的城隍神为祭神，表示将自己置位于州县之下的愿望。^[2]因此，这类城隍行宫无论是在从属关系上，还是在祭祀活动上，都与县城隍庙有着密切的关系。

城隍庙园则是城隍庙的附属园林，服务于城隍庙，最初目的是作“娱神”之用，而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其社会意义逐渐复杂，不仅在于“娱神”，还在于“娱人”，需要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此过程之中，城隍信仰不断衰微，城隍庙的社会作用也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城隍庙园的公共性由宗教层面扩大到社会层面，也致使庙、园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青浦县治、朱家角两地的城隍庙和邑庙园林，就是庙、园公共性转变的典型案例，对两地庙、园的发展变迁过程加以对比研究，就能够总结出庙园公共性转变的主要原因和具体经过，以及庙、园之间互动关系的转变过程。

2 依附之园：庙、园的修建始末

2.1 庙园伊始：修建之初的庙与园

青浦县旧治在青龙镇，迁县治于唐行镇时东北隅

本无城隍庙，自万历年间才由当时的县令石继芳移建于此。“庙起前明万历年，园起乾隆十年”，城隍庙在明万历年（1573年）迁县治之时即开始移建，附园则是到乾隆十年（1745年）才开始捐募起建。^[3]之后数十年，“里人渐次添设”，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自甲辰秉铎以来，见邑踊跃输将，拓地庀材，渐次就理，濬池累山，植以红莲，亘以长堤”，这才有了乾隆年间“邑庙胜景”的“灵园”。^[4]

青浦县的另一处城隍庙和邑庙园林则是在当时的朱家角，旧称为珠街阁镇，位于青浦区中南部，紧靠淀山湖，是明清时期仅次于县治的贸易大镇。如今朱家角镇中的城隍庙便是旧时青浦城隍神的行宫，“城隍庙旧在雪霞浜，乾隆二十八年徽州程履吉舍银千两，里人又各捐资，始谋迁建在平安桥北”。^[5]此外，朱家角城隍庙同样也有附属园林，在当时被称为“珠里庙园”，“内有寅清堂、熙春堂、月香室、潭影阁、枕流亭、挹爽楼、荷净山房、凝和清室，为镇中胜地”。

从城隍庙的起建时间和修建地点来看，朱家角城隍庙的祭祀地位显然是不及青浦城隍庙的，但是从城隍庙园的角度出发，两者的修建经历却颇为相似，都是修建于乾隆年间且都是附属于当地的城隍庙。从修建原因上来看，青浦灵园和珠里庙园的出现都是江南经济发展、市民社会崛起的结果。从社会功能上来看，两处庙园最初都是为了“娱神”，也为“娱人”，需要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由此可以看出，青浦城隍庙和朱家角城隍庙之间有着祭祀上的从属关系，而青浦灵园和珠里庙园无论是在修建经历还是在社会功能上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社会需求。

2.2 庚申之乱：毁坏的庙、园空间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致使天下震动。同时期，江南地区也遭受着重大的战争灾难，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打江苏和浙江，使得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迫使大量的江南士绅富商逃亡至上海租界。

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期，青浦地区也没有幸免于难，城池失守，战乱不断，多处城门和城中建置毁坏。“咸丰五年，土匪乱，小西门毁”，“同治元年，大兵攻克青浦，城东南隅轰坏”，此外，城隍庙和邑庙园林也在战争中被破坏，城隍庙“咸丰十年毁”，灵园“咸丰庚申乱毁”，还有珠里庙园“洪杨时被毁，唯寅清堂仅存”。[6]战争的侵袭在给国家政府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战火延烧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的信号，也让城市中长年的建置付之一炬，市民的生活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2.3 秩序重建：混乱后的庙园再现

经历过内外战争的洗礼，西方的先进思想开始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民众逐渐与西洋商人接触，开阔了眼界，也对于中西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之后，社会化程度日渐提高，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市民阶层也再度扩大，市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青浦县城中的城隍庙“同治十三年重建，大殿庙制如前”，灵园“光绪十年间，邑庙次第复兴，园亦同时营构”，据《青浦县续志》记载，“先由旱船、夕阳红半楼经始，御书楼则十三年建，有觉堂、得月轩则十五年建。至是，园西之工役毕，十六年乃复从事于园东，筑围墙一百三十五丈，建灵园正门。十八年辟园东地，凿放生池，筑坡仙阁、玉字亭、涌翠亭。二十年，于园门内添建平屋三楹，又建恍对飞来厅。二十三年建凝和堂。二十四年建花神祠。宣统二年，复建镜心庐于园之北隅，于是林泉胜概都复旧观”。光绪之后不仅恢复了原来灵园的景观，还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番扩建，增加了园林东部和北部的一大片区域，其中便有镜心庐、放生池等。

至于朱家角城隍庙，“同治十三年，修葺照壁、河埠。光绪七年，重建戏台。至左、右看楼，则于四年、九年间先后成之”。珠里庙园同样也是在光绪年间重建，不过由于诸多原因并没有完全恢复昔日园景，“光绪初，米商于园中捐资建厅，题曰‘宝稼’，非旧额也。七年，里中善牲者出所募捐款，重构芸晖堂，于是胜地旧观始

还其一，而如熙春台、玉照廊、月香室、凝和书屋、荷净山房、潭影阁、可娱斋、乐溪庐、挹秀轩、花神殿、怡亭、含清榭、玉山佳处诸胜，则多未能兴复焉”。[7]

2.4 社会变迁：庙、园的现代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迁，青浦城隍庙因为诸多原因而被改作他用，甚至还被用作青浦区博物馆的馆址，完全丧失了其作为宗教空间的意义。直到2003年，城隍庙才终于归宗教局管理，再次作为青浦区供奉城隍的宗教空间对信众重新开放。灵园的发展历程颇为曲折，于此百年之际，屡遭毁坏，却又几经重建，最终也没有消失在时代的发展之中，依旧留存至今，最终成为了如今上海五大园林之一的曲水园。

朱家角城隍庙虽有所重建，却终究抵不过岁月的侵袭，1964年1月的一场大火毁去了后殿和寝宫，此后，亭台楼阁、假山水池也在以后的二十年间逐渐消失，只有头山门、戏台、两庑、大殿等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当年的“镇中胜地”从此不复存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朱家角镇才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朱家角城隍庙则是于1992年迎来大修，并于1993年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开始对外开放。如今随着朱家角古镇的旅游开发，朱家角城隍庙已经基本恢复了原貌，是朱家角镇中道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古镇旅游中的一个重要景点。

3 殊途同归：走向世俗的庙与园

3.1 庙之同构：相似的庙宇格局

明朝初年，城隍信仰成为了国家层面的信仰，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城隍神制度体系。[8]于是，城隍庙的修建也有了规范的模式，由此便形成了统一的标准。从城隍庙的建筑形制上来看，由于城隍神是与当地官员相对的冥间神灵，因此明代以后的城隍庙基本上就是仿照地方官署衙门的形式来建造的，功能上也类似于与阳间对应的冥间衙门。尽管各地城隍庙在建筑规模、建筑风格等方面各具特色，但主体结构和总体布局还是颇为相似的。[9]从城隍庙的信仰内核来看，各地城隍庙大多都是以多神杂居的形式来进行祭祀活动的。也就是说在城隍庙的范围内，不仅有供奉城隍庙的主殿，还有供奉其他神灵的祠堂庙宇，如花神殿、鲁班祠、财神殿、娘娘殿等。[10]

青浦地区的城隍庙与其他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并无

区别，都是与地方上的衙署同构。因此，青浦城隍庙与朱家角城隍庙在形制上颇为相似，主要由头门、戏台、大殿、侧庑、寝宫等组成，并以中轴对称的形式进行布局。其中青浦城隍庙依旧保留的部分只有光緒年间修缮的头门、戏台和娘娘庙，其他部分皆已失去了原来的样

子。朱家角城隍庙的头门、戏台、两庑、大殿等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只是毁去了后殿和寝宫和珠里庙园中的亭台楼阁和假山水池。这样的庙宇格局不仅是城隍信仰不断兴起的标志，也是城隍庙逐渐从政治性教化空间转换为世俗性公共空间的象征。[11]



图1 清代青浦城隍庙和曲水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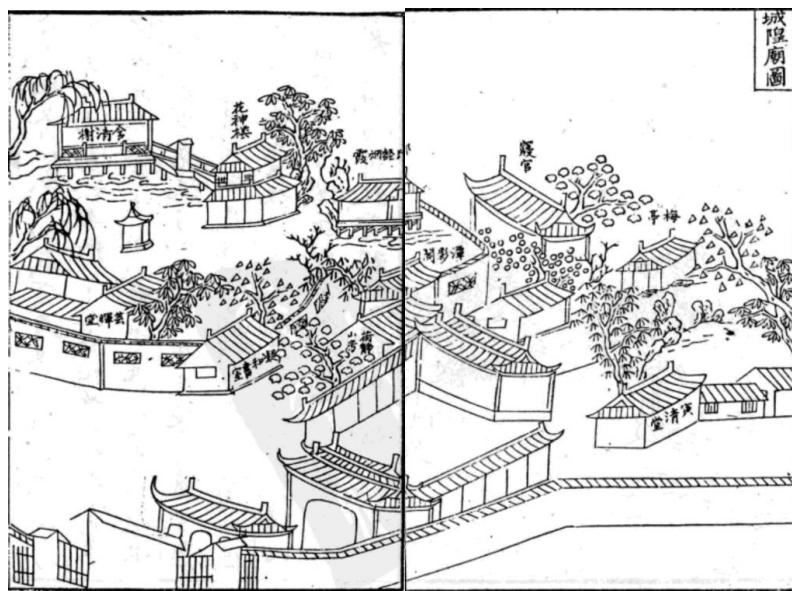


图2 清代朱家角城隍庙图

3.2 园之异形：复杂的园林空间

3.2.1 相邻与相合：别样的庙园布局

与相似的城隍庙形制不同，青浦灵园和珠里庙园的园林形式有很大的区别。青浦灵园与城隍庙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界限，庙、园之间形成了“左庙右园”的相邻格局。这里的园林空间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风格上的划分，园中“殷家兜”东的长堤实为“庙”的规则谨严与“园”的轻盈灵动两种平面线型的转换枢纽。越过长堤，园景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直如矢的河道成了碧波漾溢的湖泊，重重院落成了郁郁山林，规整的庙成了自由的园。^[12]长堤的西侧仍然保持着城隍庙应有的庄严肃穆，建筑庭院规则排列，独立的院落构成了灵园中的西园景区。长堤以东的区域则有了较大的改观，如诗如画的山水景观代替了原来的荒芜之地，既能够作为邑庙的附属园林以娱神明，又可作为“青溪胜景”以娱市民。乾隆时期的灵园拓展园基，堆假山、理池水，形成了截然不同却又趣味横生的景象空间，景观之间彼此呼应，相互凭借，共同组成了一个“娱神”而又“宜人”的邑庙园林空间。

珠里庙园则不然，与青浦城隍庙和灵园相邻的格局不同，珠里庙园与朱家角城隍庙是二者相合的形式。朱家角城隍庙“左有寅清堂、熙春台……右有凝和画室、荷净山房、潭影阁……”由此可以看出，朱家角城隍庙与珠里庙园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反而是寓于园林之中，并通过池、溪、亭、榭的错落分布，使园林与城隍庙相依相成，浑然一体。^[13]

这两种布局形式的差异主要受到地理位置、修建力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些不同的因素共同作用下，才造就了蕴含别样趣味的庙园形式。青浦灵园和珠里庙园的布局形式虽然有所不同，或层次分明，或浑然一体，但是二者都充分展现了城隍庙和邑庙园林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体现了邑庙园林公共性的转变。

3.2.2 主景与次景：变幻的山水之境

青浦灵园在经过乾隆年间的“濬池累山”之后，就形成了以大假山和荷花池为主体的景象空间。园林中的山石与水体位于灵园的中心位置，可以从园林的各个位置进行观赏，有着丰富的观景方式。对于城市中的士民来说，这些由山石与水体所组成的山水之景，也正是他们最主要的游览空间与观赏对象。

珠里庙园的山水景象较为分散，“左有寅清堂、熙春台，台前叠石为山，下砌方池”，可见其山水景象的观景方式较为单一，仅可在熙春台及附近区域进行观赏，无法作为整个园林的主体景象。

由于庙、园布局形式的差异，导致了园林中山水景象格局的不同，山水之景在青浦灵园之中是作为主体景象来观赏，而在珠里庙园之中，山石主要位于城隍庙的左边，水体则寓于园林之中，分布较为分散。尽管如此，二者山水之境的建造目的和社会功能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进一步满足市民的观赏需求和游览需求，这也正是庙园公共性的体现。

3.2.3 综合与单一：不同的建筑功能

青浦灵园中的建筑形式种类丰富且功能综合，有布局紧凑的建筑群落，也有相对隔离的建筑院落，还有独立的单体建筑，这些不同的建筑形式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能够满足城隍庙和园林不同的需求。

相较之下，珠里庙园的建筑形式就较为单一了，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单体建筑，这种建筑形式主要由亭、榭等建筑所组成，这种建筑的功能也相对简单，以观赏为主要目的。

从青浦灵园和珠里庙园的建筑形式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主要功能和社会作用有些许不同，尽管都是作为城隍庙的附属园林，也是为了满足市民的社会需求，但是青浦灵园的社会功能显然要更加复杂，不仅要满足观赏和游览需求，还要满足休憩、祭祀、议事等公私事宜。这些功能的不同有地方上的差异，也有社会需求的影响，但却都是邑庙园林走向世俗的标志。

3.2.4 山林与江湖：相异的植物配置

由于布局方式和主体景象的不同，青浦灵园中的植物配置除了正常的园林植物之外，还要营造出大假山上的山林意象，山林所需要的植物中常绿树种的选择自然是松柏为主，以此来构成山林意象的主要基调，此外还有柏树、枫树等落叶树种杂植在山林之中，为这幅山间画卷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变化和色彩搭配。

相比之下，珠里庙园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更加倾向于所谓的“江湖地”，珠里庙园位于平安桥北，周围都是水体，因此在意象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江湖的塑造，植物也自然是水体植物和水边的绿化为主，例如杨柳、桃花、梅花等。通过水中的映日荷花，再辅以驳岸上的桃红柳绿之景，营造出一幅色彩鲜明的

山水画卷，表现出春意盎然的江湖氛围。

植物配置的不同，来源于地理位置和营造意象的差异，青浦灵园和珠里庙园需要表达出“城市山林”的悠然意境，珠里庙园则是要表现春意盎然的“江湖之气”。因此，在植物的选择上，二者天然会存在一些差异，这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园林的主题。然而无论是“城市山林”还是“江湖之气”，青浦灵园和珠里庙园植物的配置都是为了市民能够更好地进行观赏活动和日常游览，这也是邑庙园林公共性转变的影响。

4 庙园互补：庙园关系的转变

4.1 主次之变：城隍庙的地位转变

从整体上来看，青浦城隍庙和朱家角城隍庙的兴衰过程十分相似，都是在城隍兴起、经济稳定之时诞生，又于信仰衰微、社会混乱之时毁坏。如今，虽然二者都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并对外开放，但是从宗教地位来看，朱家角城隍庙已经隐约取代青浦城隍庙，成为青浦县城隍神的主要祭祀之所。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二者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差异性的影响。

青浦城隍庙在近代的发展之中曾经被屡次移作他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作为青浦区博物馆的馆址在使用。在当地人的眼中，青浦城隍庙早已失去了其原本供奉城隍神的宗教功能，即是是在恢复宗教功能之后，也更多的是进行一些官方的活动，鲜少有地方人士自发来进行祭祀活动。相较之下，朱家角城隍庙则不同，虽然也不复当年盛况，但是其庙宇的主体结构仍旧保持原样，且其宗教功能也未被完全取代，就算是低迷之时，也依旧有零星的香火供奉。^[14]再加上朱家角古镇的旅游开发，更是让朱家角城隍庙受到持续的关注。就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之下，朱家角城隍庙才能够得以幸存，而其作为城隍信仰祭祀空间的身份也没有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消失，宗教功能更是得以一直延续，直到今天依旧有所发展。社会变迁之下，城隍庙的地位发生了转变，朱家角城隍庙成为了青浦区的主要祭祀场所。

4.2 园之去留：园林的消失与传承

依托于城隍庙而建造城市园林，这种现象在上海地区并不少见。就明清时期的青浦县而言，不仅在县治之中有城隍庙园的存在，在当时的朱家角镇之中同样也有与之对应的珠里庙园。邑庙园林作为城隍庙的附属园林，其在城市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娱神”，同样也

在于“娱人”。因此，邑庙园林的诞生有来自于作为城隍庙附属的祭祀需求，但是更多的则是作为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用来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在此社会风潮的影响之下，各地便开始陆续建造城隍庙的附属园林。

青浦曲水园几经波折，却终究于历史的变迁下有所传承，虽然其名称和归属都有所变化，但是演化的方向却没有改变，还是成为了青浦县重要的公共空间。珠里庙园则未能幸免于难，消失在了社会的发展之中，独留朱家角城隍庙存在至今。结合青浦曲水园和珠里庙园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在建造过程和在城市中发挥的功能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却在光绪年间的重建之后走上了两条不一样的道路。曲水园在光绪年间经历了27年的重建之后终究得以恢复园貌，甚至还在原有基础之上有所扩建。相较之下，珠里庙园只是在里人的捐资之下重建了芸晖堂并新建了宝稼厅，其他的大部分建筑和园中的“十二景”都未予以修复，最终未能抵挡住岁月的侵蚀，于朱家角镇之中彻底消失。邑庙园林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青浦曲水园在毁坏之后能够不断重建，才能留存于世，珠里庙园则难以继，最终没能保存下来。

4.3 园将焉附：庙与园的依存关系

青浦曲水园和珠里庙园作为青浦城隍庙和朱家角城隍庙的附属园林，在最初都是依附于城隍庙而修建的。只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城隍庙和邑庙园林本身发生了变化，庙与园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二者与城市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也同样因此而有了转变。也正是这种转变使得青浦县治和朱家角镇中的庙、园逐渐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两端，最终成就了不同的结局。

从青浦曲水园和珠里庙园的起源上来看，二者同为城隍庙的附属园林，依附于城隍庙而存在，园林中的景观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城隍庙，更像是城隍庙的延伸部分。而后在咸丰年间又同样遭到了战火的影响，城隍庙和园林都遭到了大面积的毁坏。光绪年间，虽然两地的庙与园都进行了修缮工作，但是从工程总量上来看，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两地城隍庙的修缮都较为完善，但是园林的修复却相去甚远，曲水园全园整修且增建了放生池、园门和园墙，珠里庙园仅存寅清堂，还只修复了芸晖堂、建造了宝稼厅。由此便可以看出，两地对于邑庙园林的重视程度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两地庙、园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

发展方向。此时的曲水园已经与青浦城隍庙之间有了明显的分化趋势，其社会公共性愈加凸显，且逐渐向社会层面转变。珠里庙园虽然也有着一定的转变趋势，但是由于园林的影响力较弱，不足以与朱家角城隍庙相持。然而，两地庙园关系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此，而是在这之后。

宣统三年（1911年），曲水园由县公款公产管理处管辖，正式成为公园。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了青浦城隍庙与曲水园的分离，二者之间不再有从属关系。再加上后来城隍庙移作他用，完全丧失了宗教功能，使得青浦城隍庙与曲水园之间的地位差距更加明显。相较之下，朱家角镇中庙与园的关系则是完全相反。1964年，朱家角镇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朱家角城隍庙的后殿和寝宫，头门、戏台、两庑、大殿等主体建筑却依旧基本保存，其整体形制并未遭到破坏，而珠里庙园则不然，园林中的建筑、假山和池水等在此后的时间中相继遭到破坏，直到1985年时已经完全消失在了这片土地之上。就现状来看，朱家角镇的庙园关系已经一目了然，城隍庙依旧作为青浦城隍神的祭祀场所而存在，还因为朱家角镇的旅游规划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珠里庙园却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再难寻其踪迹。

从如今两地庙、园的境况来看，青浦城隍庙虽然已经恢复其道教活动场所的职能，却终究因为地理位置的劣势和宗教功能的长期缺失，而无法恢复曾经的社会地位。曲水园则是作为上海的五大园林之一而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和游览场所。从旅游规划的角度来看，现在的青浦城隍庙更像是从属于曲水园的旅游景点，因曲水园的存在而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相较之下，朱家角镇的状况则是截然相反，朱家角城隍庙有逐渐成为青浦区城隍神主要祭祀场所的趋势，珠里庙园又已经彻底消失，因而在朱家角镇之中，城隍庙成为了更具优势的一方。由此可见，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两地的庙、园以及庙园关系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变化。青浦城隍庙由主导的地位逐渐沦为从属的一方，朱家角城隍庙则独留于世，甚至要取代青浦城隍庙的主祭地位，这是两地庙、园在城市层面的空间互动，也是整个青浦地区庙园关系互补的体现。

5 结语

青浦县城和朱家角镇的城隍庙和邑庙园林是青浦地区重要的宗教场所和公共空间，在青浦地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分析青浦城隍庙、曲水园以及朱家角城隍庙、珠里庙园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两地庙、园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再结合二者在新时代中社会功能的变化和景象要素的改变，便可以得出现代社会对青浦城隍庙和曲水园的具体要求以及庙、园在当代社会中的全新演绎。

参考文献

- [1] 张传勇. 明清祭厉与城隍行宫的建置 [J]. 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20, No. 853 (12): 16-23.
- [2] 滨岛敦俊.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M]. 朱海滨,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 [3] (清) 诸联纂《明斋小识》, 嘉庆十八年刻本.
- [4] (清) 王昶等纂《青浦县志》, 乾隆四十六年修.
- [5] (清) 周郁滨等纂《珠里小志》, 嘉庆二十年修.
- [6] (清) 汪祖绶等修, 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 光绪五年修.
- [7] 张仁静修, 钱崇威纂、金咏榴续纂的《青浦县续志》, 1934年修.
- [8] 滨岛敦俊, 许擅. 明初城隍考 [J]. 社会科学家, 1991 (06): 22-30+21.
- [9] 郑士有, 王贤森. 中国城隍信仰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0] 刘茜. 上海地区城隍庙建筑及相关研究 [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3.
- [11] 王健. 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 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 [J]. 史学月刊, 2011 (07): 57-66.
- [12] 朱宇晖. 上海传统园林研究 [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3.
- [13] 胡石. 明清城市庙市 [D]. 江苏: 东南大学, 2000.
- [14] 王隽. 上海庙园场景转换与空间变迁研究 [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8.